

前言：因為《音樂人生》，香港導演張經緯被愈來愈多的內地觀眾所認識。他帶着作品出現在內地大大小小的城市中，電影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你我，而他在北上的旅途中，觀察和認識着自己並不完全了解的國家。本期開始，張導將在此開設專欄，和讀者分享一位香港導演眼中、鏡頭之外的內地城市人情與世情。

曾幾何時的接觸

文：張經緯



■《墨綠嫣紅》劇照。講述吸毒少女與邊青生活。

「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」——我在中國香港如此開宗明義地表明身份時，其實背後並沒有所謂的優越感，更多的是一份被拒諸門外的尷尬選擇。

我生於1968年，即香港暴動後一年，而中國正值翻天覆地的文革時期，處於幾近封閉狀態。當時我年紀尚小，對中國沒多大印象，因此而生的苦惱或疑惑就更談不上。

我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是從一個膠袋開始。就在四人幫剛剛粉碎之後，我初次回鄉，深圳。記得我剛踏出離湖關口的黃泥路上，正想把手上的膠袋扔掉時，路旁的一位看了我很久的中年女人突然笑臉迎人走上前，問我要手上的膠袋，我給她，她一手拿走，生怕我改變主意，轉身就興奮地急步離去。當時仍是小學生的我只感到無比的錯愕和不解，滿腦子想着為甚麼我們當垃圾的東西，他們卻當寶貝，這個反差從何而來。直到後來，我才知道那件中國歷史上的災難。

被小孩揭底

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接觸是在我17歲的時候。當時，中國經已相當開放，不少香港年輕人也會到中國旅行，但有別於今日那種包食宿連零用錢的富貴中港交流團，當時的年輕人都是抱着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愛國情操踏進這片國土，而《我是中國人》是他們的主題曲。當年，黃山和北京是最熱門的地點，因為黃山的壯麗河山、北京的文化底蘊讓香港年輕人較容易認同，但我卻選擇一個人坐大巴遊走西安和烏魯木齊，而「悲劇」就發生在甘肅省張掖市。

張掖是個歷史名城，乃漢朝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。八十年代初期，像我這樣到張掖旅行的外地人幾乎是零。因此，為免招惹麻煩，或是省錢，好讓我入住毋需使用外匯券，只是盛惠5元人民幣的廉價招待所，我刻意裝扮，買了頂滿街都是的藍色工人帽來掩飾身份，期望隱沒在當地人中。可是我一出火車站，就給一個年約九歲的小妹妹逮着，她急步朝我走來，我意識到：好吧，就給你認出了。可是好戲在後頭，她竟對着我哈哈大笑，然後指着我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方言，惹來途人注目，漸漸變成人群，前一圈是笑裂了肚子的小朋友，後一圈是來趁熱鬧的大人們。

面對如斯場面，我第一時間看看褲頭拉鍊，

但發現問題不在那兒，然後順着小妹妹的手指看，竟是我用來偽裝的藍帽子！眼見群情愈趨洶湧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帽子有甚麼問題，總而言之先把帽子脫掉吧，怎知道那個小妹妹笑得更厲害，簡直是人仰馬翻。天呀，我也不再找招待所了，三十六着走為上着，先把那個小鬼頭甩掉再說，但她就不放過我。

小妹妹，我只是個低調的外來人，只是扮你們扮不像，但也絕非罪大惡極，要勞煩妳讓我遊街示眾。如果你有緣看見這篇文章，我想告訴你：妳傷害得我很深、很深，直至25年後的今天我仍無法忘記妳的笑聲呀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

然後，我出國讀書，直到06年秋天，三十多歲的我才第一次到北京，手裡拿着《歌舞昇平》的計劃書，出席一個兩岸三地的紀錄片投案會，但只有我一個香港人參加。投案會在一所北京市郊的高校中舉行，那時候是深秋，室外褐色的落葉被冷風颳得七零八落、團團亂轉。我帶了一部前作放映，幾位內地導演來看，看後也沒說甚麼，大家只是恭敬地問話家常，說起內地獨立電影圈的事，我也搭不上嘴，只是禮貌地陪聽，感覺有點格格不入，幸好太太與我同行，要不然我肯定是個獨行俠。

投案會最後一天，大會宣佈結果，《歌舞昇平》幸運入選。晚飯後我和太太回房收拾行李，準備翌日到故宮一遊，心情興奮。此時，房間電話響起，是杜海濱導演問我要不要喝啤酒，這是我首次獲邀的「非官方活動」，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我急步走去他告訴我的房間，一開門便看見所有導演都擠在裡頭談天，我左閃右避地走進去，難得找到位置坐下，聽見他們正在討論賽果，我就更不好說話，坐在一旁聽，也沒人問我意見，正當我感到有點尷尬，海濱帶着溫暖的微笑，向我送來一罐啤酒。儘管房間內開着暖氣，但啤酒拿在手心，還是冰冷冰冷的。直至今日，我還是把這個故事掛在

嘴邊，就是海濱記得還有一個香港導演沒啤酒喝。

除海濱外，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黎小鋒導演。結果宣佈後第二天，大部分人都準備離開，唯獨我和小鋒往城裡跑，所以同坐一輛計程車。車上我倆各懷心事，想着各人回去就要開拍的片，所以沒多說話。快要下車時，我本打算付錢，一來我和太太兩個人坐，二來也許因為潛意識仍覺得香港賺錢多點，百多元車資理應是我付，可是，小鋒立刻掏出鈔票塞給司機說：「我來付。」三個月前，我帶《一國雙城》去上海廣播電視合作內部放映時，他也來了。之後，我們又同坐一輛車，我問他還記得幾年前在北京他請我坐車的事嗎，他若無其事地說：「有嗎？我忘了。」

由膠袋到士，無疑中國改革開放後，經濟突飛猛進，中港兩地的生活水平逐漸拉近。《音樂人生》後，我的最新紀錄片《一國雙城》首次在中國內地取材，其中大部分的場景均是在福建泉州拍攝。影片主角是一個很多香港人不喜歡的內地新移民，我跟主角回到她的故鄉、祖屋，甚至她出生的床舖，一起走上尋根的路。除了今年三月將在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外，我們更準備在中國多個城市舉辦放映座談會，非常期待與中國觀眾交流，了解他們對這部涉及內地與香港題材的紀錄片的反應，不知會否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，還是時勢易轉，香港的人與事對內地觀眾來說已再無「亮點」，反而大家能以平常心互相對望。



■紀錄片《音樂人生》在內地放映，引起巨大討論。

■中國國際紀錄片大會開幕式播放香港紀錄片《音樂人生》導演張經緯。



香港的缺席？

文：朗天

銀幕短打

上次談到2012年香港電影製作的走勢，將不乏「經典重拍」的例子。當然，經典不妨重拍，因為經典之為經典，正是可以不斷重看，不斷令人獲益的傑作。荷里活近年也重拍了不少美國本土和歐亞前代傑作。然而，問題正好是：打算重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港產片是否可以稱得上經典？

徐克的《龍門飛甲》和李仁港的《鴻門宴》，內地票房跟香港票房都出現不成比例的逆差。《鴻門宴》在香港首周更只收六十七萬，以不足三百萬落畫，但在內地卻連周報捷，直衝二億人民幣票房。事實勝於雄辯，即使香港元素極

多的一齣電影（黃秋生和陳小春在片中的港式演出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整個兩敗俱傷隱喻，也是導演的內地與香港情懷寄託所在），香港觀眾都無動於衷，香港人拍的電影，以後將更不必拍給香港人看。

重拍片的對象，明顯是內地，尤其是二三線城市的新興電影觀眾。所以是不是經典不是問題，對相應市場有沒有吸引力才是重點。張栢芝復出，香港人會問：誰還會再看她？不重要，內地人會否看厭她才吃緊。作為港式女星的代表，張栢芝的命運，也說明了香港某種命運。

最近廣州話書店「方所」開張，到過的人都驚嘆，以往這種精緻書店應該在香港才會出現（尤其是涉及內地與台灣合資），但現實告訴我們，誠品來港，籌備經年，今年春天才可成事。就像上海迪士尼開幕可能宣布香港迪士尼末日一樣，香港似乎不得不缺席了。

文化如此，電影亦然，香港的缺席意味香港自強論面臨很大的考驗。至於「接受香港在原生土地上的消失和沒落，反而代表了香港特質在中華遍地開花」，這個說法又會否站得住腳？大抵一切有待更多的數據支持和闡示，而在這「等待」期間，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？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福爾摩斯華麗回歸

《Sherlock》第二季回歸的第一集，以唯一曾經擊敗過福爾摩斯的艾琳為主角。

1890年代的華生，以打字機記錄下福爾摩斯的案件；2010年代的華生，則以博客上載福爾摩斯破解過的案件。如果福爾摩斯生於不同的年代，會否同樣成為神探？經歷過票房高收，內容卻是乏善足陳的電影版，柯南道爾筆下的神探，遭荷里活無情地闖掉了所有推理與偵探的過程，福爾摩斯變成只會耍嘴皮子的動作明星，幸好還有英劇的《神探夏洛克》(Sherlock) 慰藉觀眾受傷的心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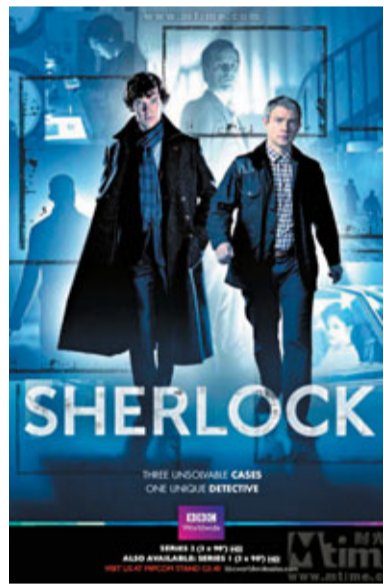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僅三集的《神探夏洛克》一出即受追捧，BBC火速開拍第二季，更在元旦日全球首播。同樣只有三集的第二季，只看題目便叫人無法不追看。首集「A Scandal in Belgravia」以原著中的《波希米亞醜聞》(A Scandal in Bohemia) 一案為藍本，那個在56本福爾摩斯小說中只出現過一次，卻是唯一一個擊敗過福爾摩斯並全身而退，被作者柯南道爾以「That Woman」稱呼的女角艾琳，為這齣英劇的第二季揭開序幕；最後一集《The Reichenbach Fall》，怎麼看都是原著「最後一案」(The Adventure of the Final Problem) 裡那個福爾摩斯的宿敵莫里亞蒂墮下深淵的地方萊辛巴赫瀑布 (Reichenbach Falls)。這是否也意味着這齣劇集只有六集的壽命？

《神探夏洛克》將十九世紀末的福爾摩斯搬到廿一世紀，昔日咬着煙斗查案的神探，如今則是一名出色駭客。與原著沒有分別的，就是他仍然與華生居於貝克街221B，而華生醫生則在第一季的第二集，找到了他一生中的至愛——偏偏他與福爾摩斯的關係如此曖昧不清，以致他的女友都不禁吃醋。

在首集「A Scandal in Belgravia」裡，福爾摩斯在哥哥的「穿針引線」下，獲邀替政府高層解決問題——回收一批醜聞照。情不甘意不願的福爾摩斯卻在調查過程中，發現這不是政府要員的問題，還牽涉一個背叛的前中央情報局特工、國際恐怖組織，及政府的秘密行動有關。

所有問題在自負的福爾摩斯眼中並不是問題，唯一的問題是……那個據說手持醜聞的女人艾琳，首度出現在福爾摩斯眼前時卻是一絲不掛，以致善於從衣着打扮分析對方的福爾摩斯，無從分析艾琳到底是怎樣的女人，更大的問題是，福爾摩斯自以為能夠破解艾琳的密碼，最終卻被艾琳擊倒，並眼睜睜看着她在自己眼前消失。

看這齣英劇最大的享受，一是那些精密的推理，艾琳與福爾摩斯之間的智鬥所擦出的火花，是荷里活通俗劇所無法做到的趣味；福爾摩斯刻薄的對白，華生、艾琳之間的「情敵」關係，都描寫得十分入肉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這樣一齣精密的推理劇集，首播的收視率是30.9%，與第一季相比，僅較結局那集略遜，觀眾人數多達875萬人。

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特務癡J之救國大業

當《喜劇之王》玩轉占士邦特務片，通常都是無往而不利，周星馳的凌凌漆是最佳示範，2003年癡豆先生亦嘗試變身特務癡J，可惜期望過高，笑聲凋零，敗在劇本未能成功配合發揮，一別八年，痛定思痛，特務癡J重新出發，以救國大業為己任，結果真的一洗上集悶氣，起碼令觀眾又再笑聲不絕離場，已算成功完成癡J任務。

其實今回片首以特務癡J退隱西藏自我修練，得到高人指導提升功力過後，正式重返特務世界再上征途，整個設計似為上集敗陣來個自嘲序幕，但癡豆先生Rowan Atkinson確已老態漸露，難得今次演得比八年前的癡J更生鬼活潑，單是片首一幕苦練私處金鐘罩絕技，搞笑魅力依然寶刀未老。

如果你是忠實占士邦迷，肯定愈看愈有共鳴，全片巧妙玩轉不少新舊邦片元素，好像再找來《明日殺機》邦女郎Rosamund Pike飾演癡J心理治療師已眼前一亮，而重慶大廈天台追逐亦拍案叫絕，癡J將師父傳授的用腦思維法，以「氣定神閒」慢步追蹤面前身手敏捷的壞蛋，一快一慢來個反差衝突，就好明顯是取材自《新鐵金剛之皇家賭場》嘆為觀止的Free Run追逐場面。

另外，編劇亦將成龍《火拼時速》的二人拍檔火花玩變奏，為癡J加添一位叫做Tucker的助手，此名字根本就是Chris Tucker的重生暗喻之餘，同樣地，亦有一幕跟《火》同出一轍的客棧機槍搶Gag笑對白，癡J自以為將Susan當作「蘇先生」的中西發音錯誤，絕對有跡可尋；然而，另一玩食字的翻譯場面，癡J將中國高官一句「Completely Honorable」誤讀成「Completely Horrible」，搞出尷尬錯愕效果，又令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



對於癡豆先生fans來說，必記得當年某集他跟英女皇握手的經典搞笑回憶，想不到，廿幾年後又輪到癡J重遇英女皇，今回不再是等握手，而是慘被癡J用「笑聲拍板」追打一番，只因他誤當英女皇是神出鬼沒的「黃老太」殺手所致；總言之，今個新春假期不妨找來一看，隨時比正場放映的賀歲片更有合家歡樂樂高指數。